

许长军 著



三对恋人和一个

单身汉





三对恋人和一个单身汉

许长军 著

责任编辑：韩继海

封面设计：李欣

美术编辑：王向群

三对恋人和一个单身汉

San dui Lian ren he yi ge Dan shen han

许长军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附属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附属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9.12/16

字数：215,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

ISBN 7-207-01643-3/1·336

定价：3.85元



许长军 近影

作者小传

许长军，自信是个男人。全中国人都唱样板戏学小靳庄那阵子，竟鬼使神差地做起当作家搞艺术的梦。炕沿上，油灯下，写完的稿子海了，可都被编辑老爷们枪毙了。好在走火入魔认准了一条道，朝夕恋笔，寒暑不辍。一九八四年被调到哈尔滨当编辑。于是也既残酷又热心地学会了枪毙别人的稿子。业余时间还写点，眼睁睁就要奔“而立”了，也没长大出息。只仍是乐天派。曾胡诌一首不够讲究的律诗自鉴自励：胸无芥蒂敢习文，滥造胡编苦用心。妙趣常戏风流笔，精骂偶摇刀剑唇。仰敬谬斯成艺癖，偏爱砚墨为痴人。不信上帝睥眼目，自古天道总酬勤。

目 录

我和迷你姑娘还有洋男人的一个吻	1
奇劫	14
侏儒与弃婴	32
“牛大喝”醉酒	45
“伊米多夫”外传	53
羞耻	63
一首没有发表的情诗	76
爱情没有双行道	90
嗜好与爱情	101
钟情和怀春	107
情债	116
情书	127
梦幻小夜曲	140
青蛙沟来了个点红嘴唇儿的姑娘	148
女性的优点	157
大直街上，相爱的路弯弯曲曲	168
两个姑娘和一个我	173
上钩了吗	181
车祸	194
特型姑娘	206

工作幽默	214
种	221
洗尘	229
涨水	239
矮人	254
姑娘ABC	258
他在两个女人之间	260
黑脸	264
朽棺	268
哭的启示	272
初秋的小雨	274
三对恋人 和一个单身汉	279
自作自受(代后记)	306

我和迷你姑娘还有 洋男人的一个吻

上 我进一另小酒店吃饭，正遇上—个年纪跟我相仿的小伙子对一个姑娘（看样子是他的女朋友）谈文学，我当即感了兴趣。

“……爱情，爱情这玩艺儿是中外作家们的笔下永恒的主题。”小伙子呷口啤酒，“你没看过外国书，妙，那些大作家们，比如说，比如——罗马的罗曼和罗兰姐妹俩，法国的法捷耶夫，卢森堡的卢梭……”

天哪，我这个中国的三流作家惊讶得几乎忘了换气儿，心说，嘻，还好，他总算没把欧·亨利和大街上的“亨得利”眼镜店联系起来，说成是“欧洲亨得利钟表眼镜总公司”！

小伙子对面的姑娘却在认真谛听，她的眼皮上贴着绿色（我是听人说这叫化妆美容），“绿色”下的黑眼珠连转都不转地虚心地看着小伙子。我看出，她为小伙子的知识渊博阅历广泛而暗暗仰慕和钦佩。

小伙子打个饱嗝后，仍侃侃而谈：“……这些外国作家都写爱情小说，专写大厚本。现在，咱中国，就近说吧，就在咱哈尔滨，也有作家写爱情了，”他说着摆下筷子，从桌子角的手提包里拿出一本书——噢，竟是我刚刚出版的爱情小

说集《三对恋人和一个单身汉》。小伙子把我的集子在那姑娘的“绿眼皮”底下翻弄一下后，摆在吃碟旁和他的那包香烟并列放着，他才摇摇头轻轻一笑，说：“……这本书艺术上水平不高，可写了一大堆漂亮姑娘三角恋爱，小伙子当第三者插足的故事，呸，这个作者有生活，我在这方面就缺少生活。听人说，这个姓许的作家为了写小说，专门找漂亮的姑娘谈恋爱，谈到要成功姑娘们就要向他倾倒时，他就撒腿不干了，回家写书去了，一个接一个……”

那姑娘这时“绿眼皮”一垂，骂了一句：“姓许这个小子够损的呀！”

我在一旁坐不稳了，一口凉菜噎在了喉咙里。我真怕这位小伙子四处传播我的“创作轶事。”于是，我从衣兜里掏出了工作证，递给了那小伙子。小伙子先是一愣，他翻看工作证一下，又抬头望望我，竟惊喜地站起来，叫嚷道：“哎哟，你就是……”他有些尴尬，忙摸起香烟，抽出一根向我手中送来，我告诉他我不吸烟。他还是强硬地把一根香烟伸到我嘴边，尔后摸出进口（我想可能是日本货）打火机啪地一下燃了火来给我点：“来，玩一棵吧。”这一连串的动作和这一句话，我已断定他是个做买卖的个体户——高我们文人两辈的“倒爷。”

“许老师，”他这么称呼我了，我很快多了个徒弟。“许老师，你果真这么帅，难怪那么多漂亮姑娘都结了婚还想着你……。”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恭维”，差点和他瞪眼。又一想嘴上叼着人家根香烟，不该跟他破情面。于是，我收敛笑容表情

严肃地对他说：“……老弟呀，你可不能乱广播，哪有那么美的事？再说我哪点帅气，我现在还为讨不上老婆发愁呢。”

小伙子摆摆手，嘻笑着道：“许老师你真会开玩笑。我可不是瞎‘白话’，你说，现在在深圳，有没有一个过去跟你相好过的漂亮姐？”

在深圳？和我相好的漂亮姐？我更加迷惑，认为他是在捉弄人。

小伙子提醒我：“呸，就是在深圳文锦大街开迷你姑娘美发屋的那个有名的迷你姑娘呗。”

瞎，我更蒙了。现在冠以迷你名称的东西太多了：迷你裙，迷你小说、迷你麻花、迷你有奖购货，据说有一个县城民政科的商店还卖过迷你骨灰盒……”，迷你是什么东西？让人沉湎于迷幻之中，其实“MINI——”英文词义为极小的意思。这会儿深圳又出现一个跟我有过罗曼史的迷你姑娘？我简直有点糊涂了。

“嗯，许老师，也许……瞎，也许跟你谈过的漂亮姑娘太多了，一时想不起来了。对喽，我知道迷你姑娘的名字，她叫达丽莎。”

达丽莎！这名字是外国人还是国产？我这颗细长的脑袋里主管记忆的微机开始运转，一个个名字——雌性的名字浮出又消去，怎么也复制不出来达丽莎的影象，也许她根本就没储存进来。我心里暗骂，电冰箱中国产品起外国洋名为了好销售——阿里斯顿、利勃海尔、齐洛瓦……国产女人起个洋女人的号子，做啥？为赶时髦？哼，若是赶时髦也给稿费，我就改换个笔名，叫——许·阿里笃斯文·幽默夫！这名如何？

“没错，达丽莎跟你很熟。是这么回事，我半个月前去深圳进布料，到文锦大街迷你姑娘美发屋烫头，人多，就坐在凳子上排队。我闲得慌就看你这本爱情小说。迷你姑娘达丽莎偶然间看到了印在书皮上的你的名字，停了手中的活儿，要过我手中的书翻了半天，我看她……她那样子挺激动，真的，象是眼圈转泪了，可能是想你……”

小伙子说得我细长的脑袋风化成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了，无边无际。“绿眼皮”姑娘斜睨着我的呆相欲哑然失笑了。

小伙子努力给我提供情况和线索：“……许老师，你想想，在你相好的漂亮姑娘中，哪位知道你左脚第三个中趾常年长脚气？还有，嘻，哪位知道你十一岁那年开春你才在你妈那断奶？”

这可难为我了，因为我左脚中趾的毛病几乎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总亮出来上脚气水嘛。至于我十三岁那年开春才在我妈那里断奶，那不过是我为了惹周围人开心杜撰的一个小噱头，知道这个的人也很多，会是哪个女孩子？但我已断定，深圳这个迷你姑娘达丽莎许是真认识我（起码听说过我）。

“迷你姑娘长得什么样子，你喜欢文学，可以给我形容一下吗？”我倒来了兴趣。

小伙子皱了皱眉，说：“……长得……反正长得漂亮，她说话口音也是咱东北人，大眼睛、大乳房、大臀部……”看来，这小子当不上作家，形象思维太差，挖空心思才道出三个“大特征”，我却无法对号。

小伙子见我的猜想和追溯神经呈现出疲竭困厄状，就用安慰般的口吻对我道：“……你们作家神游，哪儿都去，有机会

到深圳，你到文锦大街找到迷你姑娘美发屋一看，不就全明白了。”

我竟然真的产生了要见到那个迷你姑娘达丽莎的强烈意识。

下 终于在一年多以后，我有机会到一次深圳——那是我参加广州某刊物的一次笔会。笔会之余，我决定游一游深圳和珠海。

我迫不急待地打听文锦大街，想立刻找到迷你姑娘美发屋。

……果真，我远远地看见了迷你姑娘美发屋的招牌，听见了那里飘出来的软绵绵的流行歌曲声。

我禁不住激动抑不住心的狂蹦走近了迷你姑娘美发屋——那彩色玻璃窗上的欧美和日本女人的发型照片已经距我不远，她们袒胸露乳勇于外露地掠夺了我的目光。

透过外国女人发型照片的间隙，我已经在门口外窥视到了美发屋内的富丽堂皇，我也已经嗅到了威娜宝洗发香波的馥郁之气味。

我正准备透过玻璃先侦察一下迷你姑娘达丽莎，美发屋的门忽被人推开了，随着门开传来女人亲切娇柔的声音：“先生想美发吗？快屋里请——”她的“请”字的音象是还没有拉到地界，忽然顿住了，她呆愣了。

我也呆愣了。

“是……你？”她叫出了声。

“戴玲？”我早已认出了她。

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出现，许是使她非常意外，她竟立在美发屋门口，和我呆呆地对视足盈十秒钟。我也看着她。她比四年前发胖了，但目前还没胖到急需减肥的程度，是个典型的丰腴型漂亮少妇，可以想象出，四年中她是在优裕的生活度过的。可能是为了美也为了作广告，她四年前的披肩长发不见了，脑袋上顶着短而弯曲的蓬松发式，并用药水染成黄褐色，经微风拂弄荡起层层“波浪”——她梳这种发式也许有蓬荜生辉的自我感觉确要比四年前富有了成熟的诱惑力，但我却觉得也该为丧失了少女的纯真影子而放一段哀乐。

“……四年前，你不是就……就跟、跟乔远心出国自费留学……去日本了吗？”我终于先问她话了。

她摇摇头，下意识地一垂眼睑：“……手续都办妥了，我拗着没去，我……怕到国外……，乔远心也没有出去，他带着我来到了这儿，我开了这个，嗯……。”她象是解嘲地朝我苦笑笑。

“乔远心……现做什么？”我竟问起人家的丈夫（我向读者交待，没有不良的动机）。

“他……在深圳一家公司当经理。”她回答道，声音轻飘飘的。

“他不再当导演了？”

“早洗手了，他认为搞艺术没意思。”

这时，美发屋里那个坐在我以为跟镶牙所里镶牙的人坐的大同小异的椅子上的女郎，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广东话，但我明白那是催戴玲快些进屋给她接着美发去，对戴玲和我这个男人的对话表现出不耐烦了。

戴玲这才想到请我进美发屋里坐。我坐下后，她又过去给椅子上的那个女郎用小巧的吹风机收拾起头上的毛发，这期间，又有两个男青年（在深圳该称先生）进门要求美发，戴玲却客气地朝他俩点头后说：“今天下班了，二位先生请明天光顾吧。”

我敢说戴玲没有再为女郎的头型“精雕细刻”，很快在她的脑袋上打扫完战场，打发她离开了美发屋。

“乔远心去香港谈生意了。走，我带你去吃饭吧。”她已脱下罩衣，露出了艳丽的紧身短衫。我先是推辞谢绝，她没有言语却推开了门。

她一扬手立刻招来一辆“的士”，我只好随她上车。“深圳大酒家。”她对司机说。

这大酒家的豪华简直让我有不安之感，戴玲竟出口要了一桌四百块的酒席，足见手面之阔，她还说这档次并不高，属便宴。我这个三流作家却被这高消费的款额吓得有点脑筋发眩，象贪饮了兑进敌敌畏的假茅台。

她默默地和我喝酒。我这个很有点口才的家伙也一时口条失灵，甚至找不到话头竟到了尴尬的地步。

她已经喝尽了一杯法国香槟，脸蛋润红倒显得恢复了许多从前的活泼和朝气，这时，她打破了沉寂：“……你结婚了？”

我老实地摇摇头。

她话题突然转了：“你知道吗？我改名了。”

我的表情一定问了她“为什么？”

她的脸上忽然掠过一缕哀影，头微微一低，声音也低着

说：“……四年前，你不是也讨厌戴玲这个名字了吗？”她的声调低而发颤。

我不再敢看她的脸，却不由得开动记忆的微机复制四年前的图象了。——

四年前的夏天，我胡编了一部电视剧，是一个侦破片，说哈尔滨有一位贪图享乐的漂亮姑娘用色相勾引一个来自香港的美国洋人走私国家珍贵文物九龙杯的故事，这本是我的杜撰，其实九龙杯是个啥东西我他妈的根本就说不清楚。但哈尔滨的北方影视中心认为我的剧本卖座，即派最年轻的导演乔远心拍戏。乔远心选的女一号演员叫麦媛媛，嘴长得大，一笑露出整齐而雪白的牙，象儿童电子琴上的白键——乔远心导演说她这叫作“性感”，适合演轻佻的姑娘。我却听人说麦媛媛本人就够轻佻，从没领过结婚登记证，却和三、四个男导演和男演员睡过“双人床”。我心想，我虽是个思想解放的小作家，却极其重视女人的贞操观，象麦媛媛这样的美人，再迷人——就是国色天香我也不会娶她。麦媛媛却挺愿接近我，开机那天吃“开机饭”时刚认识，她就耸着象镶嵌着一对软木质圆锥体一样的胸脯带着一身洒过系列化妆品的刺激味过来给我敬酒，并用“化妆”了的声调对我说道：“……大编剧才比我大三岁，真是艺术奇才，我主演过十多部电影电视剧了，剧情象你笔下这样真实的女主人公还是头一个呢。”这夸奖使我口干舌燥，脸象三伏天站在街头烤羊肉串一样发烧。乔远心导演也擎着杯朝我和麦媛媛举来，说：“放心吧编剧，麦媛媛可是外形条件和文化修养及艺术素质都够标准的演员，准能把你笔下的女一号演活了。”

可出人意料(当然更出麦媛媛意料),戏拍三分之一了,乔远心忽然决定换演员,让麦媛媛改演走私集团的女老板,他从大街上发现了更理想的饰演女主人公的姑娘了——这个姑娘是在中央大街的书摊上买流行歌曲杂志时被乔远心发现的,他说国外的大导演常常这样,有时上厕所也能发现合适的女演员,听这话给人的错觉可怕——似乎外国导演可以随便进女厕所或外国人的厕所根本就不分男女!

我第一次看到乔远心在大街上发现的女演员,我这颗心也错乱了。她的衣着并不奇异和艳丽,可一条普通又普通的连衣裙却裹不住她那姣好得去掉一个最高分减去一个最低分也还打10分的线条,一张娴静而白嫩的脸庞细腻得没掺杂一个污点,让我联想到给慈禧太后做如意用的玉瓷。她的那双钟灵清丽的大眼睛象两颗黑宝石在圣水里浸泡了几千年后捞出来精心安装进眼眶里一样,转动之间神韵咄咄,飞荡着不可衰读的诱惑力。她的嘴儿和麦媛媛的同一器官正好成反比,小得酷似一点含苞欲绽的喇叭花。这样漂亮的姑娘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二十几载竟是才有幸头一次看到,瞬间里理智好象临时钝滞了我好险没扑上去抱住她吻一下。

后来在一起拍戏,知道她叫戴玲,高中毕业连考两年太学未中,因能歌善舞,被哈尔滨一所中学招去当代课音乐教师。我并很快了解到她当年二十四岁半,未婚,并无男朋友。

戴玲许是知道我这个编剧也没考上过大学,属大学漏子,跟她有过共同命运,所以我感觉到她很愿意单独接近我,我这些天也很有精力,愿意单独和她在一起谈艺术。

连续几个晚上睡前,戴玲都拿着剧本来敲我的门(在摄

制组里我和导演为了改本子方便住单人房间)。看来戴玲真的比麦媛媛文化修养好,她和我反映乔远心安排她在戏中和那个美国人接吻的次数太多了,不太合乎实情。这和我意见正好统一。看来我和戴玲有默契之处。

两个月过去了,拍戏近尾声。我已经明显地敢肯定不是错觉地感觉到了戴玲对我的好感。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常常想起渴,并开始注意修饰。过去因左脚中趾长着脚气,穿凉鞋从不套袜子,如今却买来一双薄丝米色袜捂在脚上,甘愿受苦而不叫苦了。

那天夜初,窗外响起淅沥的雨声,戴玲又敲开了我的门,给我带来一瓶脚气水,并亲手给我点在左脚的中趾上。那一滴脚气水落在我的病脚趾上,我以为是一滴滴甘露滋润了我干渴的心田。我们坐得很近很近,彼此都会听到对方的心在狂蹦乱跳学摇滚乐中的迪斯科。她忽然仰着脸幸福地撒娇地问我:“你说,你的脑袋细长的,怎么装那么多俏皮幽默的话和新鲜的故事呢?”

我逗趣地答她说:“脑袋虽细了点儿长了点儿,但脑容量却够丰富的,因为营养好,我十一岁那年开春才在我妈胸前断奶。”

她笑得丰满的胸脯颤抖着,坐不稳了,柔软的身子带着夏风股的热量朝我的怀抱压来,我周身的血液顿时升温,舒张勇敢地直奔100毫米水银汞柱捣去。我刚要吻戴玲,正巧这时乔远心进门找我谈剧情修改,他扶着近视镜象是没看见我怀里的戴玲居然直奔我身前来。戴玲挣脱开我,跑出我的房间……。